

第十六章 蓮峰金谷試冰心 盈盈芸窗論詩話

數日後，夜月正圓。彩蘋曰：「今早入園，見茶盡放，花事將闌，姊姊可還到園中走走！」盈盈本自有心，聞言甚喜，即牽彩蘋出園。彩蘋行到門外。忽轉入曰：「我忘了一件事兒，姊姊先行。」

盈盈先到竹外。石生獨立齋前，瞥然望見，即向前曰：「是耶非耶？」盈盈顧笑。生曰：「妝台咫尺，渺若山河，何幸桂宮復現月姊？」盈盈曰：「子雲在望來作問，奇人耳！」生曰：「蒼苔露重，恐侵羅襪，且喜書幃寂靜，試剪燭一敘，何如？」盈盈回顧彩蘋不至，乃曰：「『妾心終愛月娟娟』，非君詩耶？」二人並倚欄杆，生曰：「不才自得隨流詩句，寢興在念。只道萍蹤浪跡，無緣一睹芳容，不意連宵得親眉黛！」盈盈曰：「隨流一葉，本出無心，實兒戲事，何足掛齒！聞君欲往西秦，迷舟之事好生奇異！」生曰：「三復題紅，知含幽怨，是天遣不才來與吾姊消遣春愁耳！」盈盈低頭。生因挑之曰：「不聞『有女懷春，吉士誘之』？不才雖非吉士，姊姊寧不許以感巾兌驚？」盈盈聞言，且慚且慍，謂生曰：「屬垣有耳，先生胡不自重？妾自謂生居窮谷，未獲一見風人，故不避晚風，扣齋相訪。意在與君評論章句，商榷詩話，蕩心之語非所樂聞！」石生羞愧起謝。

時彩蘋悄悄立於花陰竊聽，分明喘嗽。入園曰：「好一陣晚香！姊姊許久不到花前玩賞，這花都開到九分九了。」生曰：「僭居金谷，有幸姊姊賞心。」彩蘋曰：「這話倒也不錯。這所在姊姊那一晚不憑欄待月，那一日不投餌觀魚！自石相公到此，花吾花，鳥吾鳥，刻畫我瑯琊，蕩搖我紅索。若非姊姊親舉玉趾，只一片花梢月色，怎得相親？」生曰：「主人情重，久假不歸。子欲興問罪之師，願割還竹外一帶以請和。」盈盈曰：「便平分了這香國如何？」彩蘋曰：「若欲行成，還須鼎足。」生曰：「與其瓜分，毋寧合璧。從此風月一家，臥榻之側由卿鼾睡。」

盈盈含笑，即攜彩蘋入去。彩蘋在背後對著石生向粉腮上羞了一羞，隨之而入。生自思：「我先見其才，只愁他外貌有虧，既見其貌，慮他中情不定。誰知色態無雙，卻又持身貞潔，欲尋佳偶，捨此何求？只是那蠟丸詩內『合浦』二字茫無下落，難道合浦地面還有個與他擷華鬥麗的不成？縱使再有其人，我也只是專心致志，不他求了。」

次晚，盈盈復題一絕，封好，令彩蘋持送。彩蘋啟戶，暗中忽見石生，驚曰：「你這人呆了，怎麼黑黑的站在這裡？嚇人一跳。竟勞你司起闔來！」生曰：「愛慕之誠，馬也要秣，何況司闔？」

彩蘋行出山子之外，將簡遞與生曰：「好喜也。裡面不知什麼佳音，想是又要來望你哩！」生曰：「來時不過立談風月，有何可喜？」彩蘋曰：「前日求見不能，今便說此不情之話，這就可以覘你肺腸。」生笑曰：「既見之私甚於未見，前言戲之耳！」遂於月下拆看，詩云：

高風動素襟，清夜步花陰。

不是王孫女，休彈司馬琴。

彩蘋曰：「簡何所言？」生曰：「你前日說我看個十分飽眼，愈飽腹愈飢，若見了這簡兒，豈不餓死？」彩蘋見詩曰：「前晚那琴聲我也曾聽見，原對他彈錯了。」生戲曰：「今晚對你彈一彈如何？」彩蘋曰：「我這兩耳但聞琴聲，便聾得敲鑼也不聽見。」生曰：「我的琴別有弄法，聾耳遇著，一弄便通。」彩蘋曰：「便宜少討些！」生曰：「善戲謔，不為虐。」

彩蘋見齋中燈火熒熒，謂生曰：「寂寥書院，照著一點孤燈，這淒涼也虧你受！」石生雙手捧其腮曰：「此菩薩慈悲語，何幸向朱唇迸出，我正要立一紙借約，帶這園內鶯花做個風流中見，向盈娘借你到書房作伴，俟我臨行奉璧。」彩蘋推之曰：「醉哩夢哩，惺忪些再講！」生曰：「此亦細事，料盈娘必不見吝。」彩蘋曰：「天還有眼，生你做個男子，若是個女兒，怎了怎了！」生曰：「我若有一日化了女子，得如你的面龐，必以普愛為心，定要度盡天下美男子。」彩蘋掩住雙耳曰：「污耳！污耳！」生笑曰：「我又不曾彈琴，怎麼就裝聾了。不要假惺惺，同我到房中去，還要煩你帶一回簡。」彩蘋曰：「今後我一人是斷不到你房中了。」生曰：「好沒有見識！《西廂》云：綠莎茵鋪著繡榻，牡丹台緊靠著湖山石邊。其人其事只在眼前，怎獨怕到房內？」彩蘋回身曰：「離了你的孽眼如何？」生拽住曰：「離了我的眼，離不了我的心，走也無益。」彩蘋曰：「不要胡纏。我有句知心話兒對你說，你來時我院君見了千歡萬喜，欲將姊姊許配與你。這幾時不聞提起，想為從中少了冰人撮合。果若此事得諧，何慮妾非君有？怎的不解求風只要與鶯兒作對？」生曰：「聽汝哀曲，好難消受。只是方寸中如圍城待救，若必待操兵教士方才入援，亡無日矣！」彩蘋笑曰：「十指染黃連，且替我苦手借作守。我來久了，怕姊姊怪遲，要寄回簡，快去寫來，我在窗外等你。」

石生進房，彩蘋隔窗曰：「你若欲圖後會，復簡還須謝過。他是封好了來的，你也封了帶去。」生曰：「言甚有理！」即和一絕於原詩後，緘好出付彩蘋。彩蘋持回，盈盈展見所和詩云：

細語觸幽襟，藏羞借月陰。

相如雖病渴，不敢復彈琴。

看畢，知其愧悔，私心自喜。

越數夕，生復投詩約會。是夜月出甚遲。石生坐待久之，閒展棋枰於燈下佈局。彩蘋提茶爐進房曰：「香車到了，快些迎接！」石生出戶，遂邀盈盈入齋。盈盈見棋曰：「好一局斜飛格！」生曰：「候久不至，學個閒敲棋子落燈花。」二人坐下，生曰：「余設此坐相待久矣，只是荒齋塵坌，有褻紅妝。」彩蘋曰：「不要過謙，不是相公貴宅。」生曰：「姊姊今宵枉顧，乃主中賓，我便是賓中主了。」盈盈曰：「蝸居淹屈，妾心正自抱慚。」生曰：「自顧塵凡，假仙人之館，復得接仙子之言，何異向丹台石室，與麻姑、飛瓊共談世外。」盈盈曰：「仙居密邇赤城，曾否採藥一渡石橋？」生曰：「欲訪仙蹤，寸心徒切，今幸深入花源，庶幾不羨劉阮。」盈盈曰：「妾覽劉阮遇仙事，深為慨歎。彌月之游，歸曆數世，退無所依，進不復遇，何仙家之無情，二子之不幸！」生曰：「採藥奇遇，古今誰不欣羨！今被姊姊道破，使人失驚！」彩蘋曰：「山中七日，世上千年，石相公到此幾時了，怎不動家鄉之念？」生笑曰：「正在迷時，何忍即醒。」

俄而茶熟，二人品茶。彩蘋收拾几上棋枰，將子勻散曰：「待我破了這一局。」生按棋枰向盈盈曰：「手談定然高妙，還希賜教！」盈盈辭曰：「雖略知布子，非橘中之敵也。」生固請，盈盈許之。彩蘋曰：「掩上了門，做個閉關。」

高三著。」彩蘋曰：「我不管論成論敗，也不管說戰說和，只袖著手靜觀鷸蚌。」盈盈側目視之。生笑曰：「怎不說從旁看打鴛鴦結？」彩蘋曰：「姊姊的棋是沒有結打的。」二人開枰對弈，石生故落數子。局終，彩蘋數子曰：「若爭個手也便扯平。虧殺姊姊中心有眼，石相公便敗在這裡面了。」生曰：「姊姊妙於琴，詩奇於字，想來畫學也應入微。」盈盈曰：「自筆笑學書，便亦旁及花鳥。偶然災紙，自以為工，愧未能登管夫人之堂奧耳！」彩蘋曰：「石相公何由知姊姊善琴？」生曰：「初入名園，焦尾之音早有好風吹送，至今猶鏗然在耳。」二人始悟彈琴之夕被生聽見。

盈盈向生曰：「竹筍定多佳名，何不使盡觀鴻秘。」生出遊草一帙，盈盈覽畢復索。生又出舊作數十篇，盈盈誦了曰：「激楚處彷彿《離騷》，莊整處直登《雅》、《頌》。君才殆天授，非人力也。」生曰：「一經品題，石武石夫砒砒化為良玉矣。」盈盈曰：「題中所稱松、雲為誰？」生曰：「契兄松月波、雲籠碧二友，皆吟壇飛將，生平唱和頗多，帙中偶然錄此數則。」盈盈曰：「題詠一節，本屬文人快舉，或逢一境，或遇一事。夫機觸露於外，吟情感動於中，捉筆如明珠走盤，駿馬下坂，豈非第一快心之事！若待辛苦構思，總有驚人之句，妾所不取。昔孟浩然兩眉盡落，裴佑袖手欲穿，王摩詰至走入醞甕，千古傳為苦吟。想見其拈毫寧有樂境？」

生聆其詞淙淙悅耳，且味其語氣，始信彩蘋稱其評論古今，賞心甚寡之語不虛。因曰：「古人七步成詩，三年作賦，遲速固有不同。若使題頌子夜，香限銅爐，則孫綽必在門牆之外矣。」盈盈低頭含笑。既而又曰：「前人評詩謂郊寒島瘦，元輕白俗，妾謂不然！微之不乏端凝之句，郊島亦多富麗之章！三人不具論，獨為樂天一『俗』字叫屈。曆數其詩，如『趁涼風竹繞，引睡臥觀書』，如『松影過窗眠始覺，竹風吹面醉初醒』，如『濤聲夜入伍胥廟，柳色春藏蘇小家』，如『日晚愛行深竹裡，月明多上小橋頭』，如『藥爐有火丹應伏，雲碓無心水自舂』，如『松雨飄藤帽，江風透葛衣』，如『晚坐松簷下，宵眠竹閣間』，如『紅袖纖綾誇柿帶，青旗沽酒趁梨花』，如『無人驚處野禽下，新睡覺時幽草香』，此等妙句，美不勝收，皆風華掩映，激齒鏗鏘，何一是其俗處？」石生拍案叫絕曰：「歷曆數來，如黃鶯三十二轉，一轉一快心。千古覆盆，今晚得照。香山有靈，當為吾姊下拜。何物楊汝士，漫作醉言，敢稱壓倒！」彩蘋旁立驚曰：「石相公輕言些，說得高興，竟忘其所以了。」二人失笑。

彩蘋出戶觀月，看時已參橫斗轉，進謂盈盈曰：「河欲落，月已西，再一會兒，那蝦蟆更就要催動了哩！」盈盈曰：「日漸長，夜愈促了。」生曰：「千金一刻，細語喁喁，便聽他打個六更，亦復何礙？」彩蘋曰：「石相公只知留客，卻也寡人。」生曰：「寒夜客來茶當酒。」盈盈曰：「何如良夜省陪茶？」彩蘋曰：「我們是陪了茶來講話的。」生曰：「這才是主中有賓，賓中有主！」

盈盈起別，彩蘋提茶爐一同出齋。生送至竹邊曰：「今後望姊姊源源而來。」彩蘋曰：「只要石相公不泄。」

[返回 >> 水石緣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